

# “滩”为观止的宁波“滩”

## 宁波地名谭

徐雪英

宁波濒海而立，境内海岸线曲折，江流湖涌，河缠溪绕，水系发达。这种自然环境赋予宁波丰富多样的滩涂资源，以“滩”命名的地名自是不少。这些涉“滩”地名，有的因偏僻一方不为外人所知，有的因特殊发展历程扬名中外，令人“滩”为观止。

### 外滩：近代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发展而成

江北区新江桥北堍有外滩，因近代此地有外国人居留而名。外滩古属宁波城郊，为江北岸所辖之地。陈宏雄主编的《潮涌城北——宁波近代外滩研究》中记：“外滩”一词，民初甫上报刊已有如此称呼，时指江北岸外马路一带，即南至新江桥，北至浙海关。《宁波市地名志》（1993年版）解释外马路时，引民国《鄞县通志》云：旧名外滩。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辟为马路。

民国时期，甬上报刊之所以把外马路一带称作“外滩”，应与当时这一带发展之快有关。

1842年，《南京条约》第2款规定：“自今以后，大皇帝准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，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等五处港口，贸易通商无碍；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、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，专理商贾事宜。”1844年，宁波开埠。和其他四座通商城市不一样，宁波没有设立“租界”，只是指定一块区域给外国人居住，这个区域就是江北岸。《鄞

县通志》记：在未开埠以前，江北岸一带本极荒凉。鸦片战争后，辟为商埠，外国人纷纷建立教堂、住宅及码头、趸船。

外国人为什么选择荒凉的江北岸作为居留地？《宁波通史·清代卷》分析道：江北岸位于甬江沿岸，对外贸易极为便利。另外，甬江沿岸商业发达，又无城墙限制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外国商轮和军舰可以自由进出甬江。这样的地理位置自然引起外国人的兴趣。

外国人为什么选择荒凉的江北岸作为居留地？《宁波通史·清代卷》分析道：江北岸位于甬江沿岸，对外贸易极为便利。另外，甬江沿岸商业发达，又无城墙限制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外国商轮和军舰可以自由进出甬江。这样的地理位置自然引起外国人的兴趣。



鄞江晴江岸麻滩风光

少老宁波人心中广义外滩的范围。

作为宁波开埠标志，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成为西方殖民者侵略宁波的基地和桥头堡。但宁波也通过居留地被动卷入世界经济战场，吸收了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。到19世纪末，这里已发展成为宁波对外交通和贸易吞吐的中枢之地，呈现一派兴旺繁盛景象。尤其是外马路、中马路一带，更是店铺林立，码头连片。

上海以陆家浜为界，将黄浦江上游称为“里黄浦”，下游称“外黄浦”，里黄浦的河滩叫“里滩”，外黄浦的滩地叫“外滩”，“外滩”名称由此而来。可能正是受当时上海著名“外滩”影响，民国初期，甬上报刊把外国人居留地核心区外马路一带，亦称为“外滩”，并沿用至今。

### 马滩：象山西沪港北岸的山海拟景

在宁波江滨海湾边，除了外滩，还藏着不少“滩”兄“滩”弟。它们有的拟状而名，有的借物而名，还有的因附近居住者姓氏而名，形形色色，不一而足。

江北洪塘街道茅洲南有大滩严家，光绪《慈溪县志》称大滩。南宋代时，洪塘一带修建茅洲闸时，改易河道，在此形成滩涂，故称大滩。严姓传自费市严家迁此，改称严家大滩，亦称严家。费市是“宁波帮开山鼻祖”——严信厚的故乡，现矗立在外滩中的严氏山庄便为其众多产业之一。

海曙鄞江镇晴江岸有麻滩，地处鄞江它山堰上游溪滩之畔。因溪滩上多砾石，旧时村民常在此地晒绿麻，故名麻滩。1970年代，此地建厂，渐成村落。村以滩名。

奉化裘村镇有黄金滩，位于马头村东北。村中有溪流，溪滩旁多黄荆树，故名黄金滩。在光绪《奉化县志》中，此地还称黄荆滩，现称黄金滩，应是讹化而为。

象山黄避番乡有马滩村，以西沪港北岸的马滩山而名。村民多姓邱。清时，其祖从附近白屿栖息。相传邱氏祖汉卿骑马至村东时，见山形似马头，夹谷溪流若马喷水直注沙滩，故取名马滩。亦云邱汉卿骑马至此，马陷沙滩，故名马滩。村以滩名。

在宁波，这样生动有趣的“滩”系小地名，还有不少。它们不仅是宁波地理变化的无声记录者，更是宁波城乡发展历史的有力见证者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# 推不动、坐不住、摸不得 这「三种状态」要不得

## 新知

徐文秀

最近调研，听到一种反映，说现在有些干部尤其是一些年轻干部，有的是大象屁股推不动，被动应付、消极作为；有的是猴子屁股坐不住，心浮气躁、急不可待；还有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，骄娇二气太重；等等。这三种状态和现象值得警醒，更需要提个醒，敲打敲打。

打一打“大象”屁股，让他们走得快些，更加积极主动、担当作为。大象这个庞然大物习惯于慢慢悠悠地生活，挪动着笨拙的身子，不愧不忙、不紧不慢。现实中的干部似乎也像大象一样，慢腾腾、晃悠悠，缺少朝气与活力，无所用心、暮气沉沉，有的更像算盘子一样拨一下动一下，“躺平”得厉害。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。当前各项事业处在逆水行舟、不进则退的关口，处在滚石上山的阶段，慢不得、等不了，如果没有一股拼搏进取、披荆斩棘的劲头，没有只争朝夕、时不我待的状态，时机就会错过，“窗口期”就会溜走。干部干部，“干”字当头，就是要有一种朝气蓬勃、奋发有为的状态，做到马不扬鞭自奋蹄；就是要有一种积极进取、奋勇争先的风貌，做革命事业的垦荒牛、拓荒牛。

打一打“猴子”屁股，让他们坐得稳些，更加从容淡定、保持耐心。俗话说，猴子屁股坐不住。猴子总是跳来跳去，慌慌张张、急急忙忙，坐不住，安静不下来。现实中有那些干部也像猴子一样心浮气躁、急功近利。他们中有的整天盘算着自己的升迁之路，“两年没提拔、心里有想法，三年没挪动、四处去活动”；有的干什么都不急不待，沉不住气，新提拔起来的总是按捺不住莫名的政绩冲动，新到一个地方的还没怎么摸清底数就喊着“大干快上”；或大会小会就提五花八门的口号，在那做虚功、玩虚招、冒虚火；还有的更耐不住寂寞，挡不住诱惑、坐不住冷板凳，一味凑热闹、赶热门；等等。只争朝夕不是只看朝夕，争先恐后不是盲目赶路。有些事情不是一个朝一夕、一蹴而就的，得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。这就需要学会按客观规律办事，不做违背规律、超越规律、对抗规律的事，得辨清楚哪些事可为、不可为和不可为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，一步一个脚印、扎扎实实地来；需要有定力，保持历史耐心，淡泊以明志、宁静以致远，让耐心成就过程之美、意志之美和成功之美。

打一打“老虎”屁股，让他们听得进些，更加习惯被批评、不舒服。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，一摸肯定要跳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走得顺风顺水或春风得意的年轻干部，不能正确对待和保持自己，自我感觉好，骄傲自满，娇生惯养，像老虎屁股一样摸不得，一摸就生气，就闹意见、发脾气、耍情绪，心理脆弱，不能抗打击，只爱听表扬声、恭维话，习惯于生活在鲜花和掌声中，一旦听到不同的声音、反对的意见，特别是批评的声音立刻受不了，反弹得厉害，甚至发飙翻脸。毛泽东说：“不让人讲话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，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。”对待批评得有正确的认知。如果说，善意而真诚的批评是一种美德，那么习惯于“被批评”则是一种品格。长时间听不到批评声会“飘昏醉”，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是不幸的，听到反对的意见更是可怕的，经常听到批评声才会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。对待批评得有好的心态。人总是爱听赞扬声的，听到批评会不舒服是正常的，但良药苦口，要有闻过则喜的雅量，有脸红冒汗的肚量，有乐于“挨批评”的海量。

大象屁股和老虎屁股都只是形象化的比喻，反映的是干部队伍中的某种真实现象，打一打、改一改，有利于干部健康成长，有利于形成干事创业的好导向，有利于事业顺利发展。  
文章来源：学习时报

## 老话新聊

桂晓燕

有一句宁波老话这样讲：“千金买房，万金买邻。”其实大家都明白，房子是用钱买的，邻居是不能用钱买的。这样说的意思，是通过对比邻居和房子的比较，强调邻居的重要性——好邻居比好房子更难得到。

“昔孟母，择邻处。”如果说，由于时代的不同，2000多年前的孟母，为了给孟子找一个适合成长的环境，可以通过不断搬家选择邻居的话，那么，我们今天想要有好邻居，更多的是碰运气，“看依额头亮不亮”。大多数不是炒房，而是居家过日子的人，花了全家多年积蓄，还欠了银行贷款，好不容易买了一套房子，总是打算安心长住，基本上不会再搬来搬去。邻居好坏，只能是“青布蓝布，捏着算数”了。

能与好人做邻居，是一个人的福气。好邻居令人愉快，予人方便，给人帮助，要紧关头甚至能救人性命。当然，每个人自己也要做一个好邻居。邻居邻居，比邻而居，关系是相互的。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。这样多好啊！

缪金星

又是个周末，早早用过晚饭，照例是要出去刷几步的，这回我走到了小区北边的日湖。天已黑了，没有月色，来湖边散步的人却一点不少。日湖边景观路灯亮起，把湖畔的树和地上的草映照出一点墨绿来，湿漉漉、明晃晃的。此情此景，让我不由得想起明末张岱的那篇《日月湖》来。

宁波古称明州，自唐朝开元年间得名，沿用了很长时间。直至宋元璋洪武十四年，为避讳国号，取“海定则波宁”之意，将明州府改名为宁波府。宁波地处东南沿海，兼有浓厚的吴越文化底蕴，亦为海上茶路启航地，称作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城内日月湖始凿于唐贞观年间，太和七年，县令王元暉兴修水利，“导它山之水，作堰江溪”，并引入流城，储为日、月两湖，“日湖圆，略小，故日之；月湖长，方广，故月之”。二湖连络如环，中亘一堤，小桥纽之。

《日月湖》的开篇即交代月湖的地理、形状及由来，描述日月两湖相连，一堤相隔，一桥互通，笔法精致，情意盎然。张岱出身明朝仕宦世家，少为富贵公子，后家亡国破，其文字思想钳制于铁蹄之下，无以寄托对前朝之哀思，因日月湖暗合“明”字，故写来尤为亲切。

# 千金买房，万金买邻

不久前，一名中国好邻居的感人事迹，刷爆全网。事发山东济南花样年华小区。一户居民家中突然起火，火势迅速蔓延，现场火光闪闪、浓烟滚滚，这家的一个女孩跨坐在窗户外大哭。在这危急时刻，名叫许亮的邻居大哥，冒着摔下来的危险，硬是沿着外墙徒手爬上楼房，在窗外狭窄局促的空间内，艰难地将女孩救到相对安全的位置。许大哥紧紧抓着女孩的手，等消防员赶来，架起15米长的金属拉梯，他先让女孩爬下去，然后自己撤退。这样的好邻居，怎不让人感动？这样的好邻居，万金也难买啊。

“千金买房，万金买邻”。同样是邻居，差别不要太大哦。据各地网友披露，有些邻居，让人糟心到难以想象的地步。

例一，高空飞瀑。天津某小区，楼上大妈经常从窗口向楼下泼水。虽没有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之雄伟气势，但害得楼下邻居的厨房不幸漏水。邻居向物业公司投诉，也报了警，但问题还是没能解决。

例二，夜半盆声。某小区有一名82岁的老人，每天深夜要演出一场打击乐独奏。“乐器”是一个金属盆，演出方法是使劲狂敲，“哐哐哐哐！”的噪音，响彻整个小区，邻居个个无法入睡。这样连续敲了好几年，小区内的业主荒荒而逃，能搬的全搬走了。

例三，牛气冲天。城市里有养狗养猫的，没听说过有养牛的。而四川南充就有一户居民，竟在自家阳台养了牛。养了牛，牛叫声自然是此起彼伏，牛粪味到处弥漫。邻居谁受得了？纷纷投诉。有关部门终将牛请走。

危害更大的是高空抛物，能将人砸伤砸死。这样的案例已发生过多次，抛物者遭到人们一致谴责。好在高空抛物已于2021年3月1日入刑，也就是说，这样的行为现在有人管、能够管，也已经收到了一定效果。

好邻居可遇不可求。如果碰到某些私心较重或者习惯较差的邻居，人们在与他们打交道时，碰到最多的问题，往往是一些看似不太

严重，实则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情。例如，将湿漉漉、脏兮兮的拖把，伸出阳台滴水晾干，也不管楼下人家正晒着衣服被子；例如，占领公用楼道，堆放他家一百年也用不上的物品；又如，每天将自家鼓鼓囊囊的垃圾袋，放到房门外（要等有事下楼时才顺便去扔），让路过的邻居“分享”他家垃圾的气味；还有擅自改变房屋结构，在阳台上搭棚之类，不仅给邻居带来莫大烦恼，也影响了小区整体形象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
现在大家的居住条件，基本上是独立成套，比过去大墙门时代有了很大进步。但同时，大墙门时代那种邻里之间“打成一片”，知根知底、互信互助的关系，也被独立性和现代意识更强、更注重保护各自隐私的新型邻居关系所代替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作为新时代的公民和邻居，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，不影响他人，不给人添麻烦。

让我们每个人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，做一个受他人欢迎、自己也快乐的好邻居。

# 日湖的前世今生



夏日里的日湖 (刘波 摄)

“日湖有贺少监祠。季真朝服拖绅，绝无黄冠气象”。张岱的《日月湖》也一并说到了贺少监祠，我揣测着此“贺少监祠”或就是现在位于月湖柳汀上的“贺秘监祠”。有记载说，祠中奉祀着贺知章。贺知章，字季真，擅长诗书，天宝三年告老归乡，居四明小溪湖上，自号“四明狂客”，其“儿孙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？”可谓家喻户晓。

在张岱眼里，日月湖的水，总是好的：“一泓汪洋，明瑟可爱，直抵南城。城下密密植桃柳，四围湖岸，亦间植名花果木以紫带之”。“轻舟荡漾，浮光跃金，湖岸绿树婆娑，桃色柳媚，倩姿绰约——这是多么令人心动心醉的湖光水色啊！且“城中十万户日用饮食”，亦全赖两湖水系。我曾考证过“日月湖”与“明州城”的关

联，当是先筑城，再凿湖。至于先有城名，还是先有湖名，则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了。

当年的日湖应该位于现在莲桥街、延庆寺附近，与月湖水脉相连。怎奈沧桑变幻，日湖因疏于管理，水域面积不断缩减，所谓“久湮，仅如污泽”。等到我老记性时，日湖已被填埋修作马路了。现如今在莲桥街边仅以树碑记，上书“日湖遗址”。日湖彻底消失，实属宁波景观的一大憾事。

好在前些年搞城市建设，又在城北的姚江边上开凿出这道我眼前的人工湖来，且被冠以“日湖”之名。或有人觉得别扭，认为这里的日湖与曾经的日湖，无论地理、人文、历史都毫不相干，更别谈与城南的月湖“小桥纽”了。然则，今日日的湖也依然“名花果木以紫带之”，园亭台榭滨水建之，有接天莲叶、映日荷花，自然也是好的。

昔日日月两湖之盛，杨柳烂漫，画舫映水，自有昔人之讴歌赞美；而今日之日湖，见证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变迁，为城市添异彩，自亦由今人乐享其美。

## 漫画角



### “摆摊”听民声

罗琪 绘



### 温差

魏道文 绘